



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

枫丹白露的桐叶

柳鸣九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枫丹白露的桐叶/柳鸣九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2

(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

ISBN 7-80149-394-X

I. 枫… II. 柳…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法国 IV. 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303 号

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

枫丹白露的桐叶

著 者: 柳鸣九

责任编辑: 程晓燕 森 林

责任校对: 闫晓琦 杨蔚琴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94-X/C·062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

总 序

法国 20 世纪文学眼见就要走完它全部的行程，即将在世界面前整体地呈现出自己的形象与风貌，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对外打开眼界的中国人，将不无惊奇地看到，它的独特、丰富与辉煌，似乎并不亚于一直被视为难以企及之高峰的 19 世纪文学，它作为不止一个新思潮、新流派之摇篮的世界性影响，更是人所共见的明显事实。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苏式意识形态的导控与闭关锁国的状态，我们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当然也包括法国文学的译介，实际上只是从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开始，而且，还不时要被“批判”、“清除”之类的事所中断。至于刚刚起步的对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研究评论，更是深受影响。

当然，也应该看到，从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不到 20 年的时间，在我国法国文学工作者的坚持努力与通力合作下，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译介工作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国内惟一一套当代外国国别文学丛书《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70 卷）

的完成与出版，就是一个标志。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里气候时暖时寒，本学界理论基础薄弱，并存在重翻译、轻学术研究的倾向，我们对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研究评论始终处于一种不充分、不发达的阶段。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当代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的见解，是世界大国地位要求必须具备的一种文明化条件。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以其文学艺术的魅力而著称的国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客观的译介，我们不仅应该知晓她的文化艺术财富，而且，还应该有更切实的较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这个学界，从事译介的人，事实上远比从事研究、评论的为多，而且，虽然已经有了若干研究评论，但 80 年代以前，往往难以摆脱苏式意识形态的模式与日丹诺夫论断的阴影，而从 80 年代起，在外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大引进的高潮之后，又存在着简单地搬用外来的话语词汇、逻辑推理、结论定见的倾向，一种“主体意识匮乏”的倾向，远远没有做到建立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鉴赏，自己的思辨，自己的认知体系，自己的审美情趣。

当然，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总是先于梳理、研究与总结工作的，而且，前者的总体工作量会比后者大得多。即便是对外国文学的梳理研究、鉴赏评论，也还需要鉴赏、参考外国的研究成果、理论学说。但是一个外国作家，一部外国作品放在你面前，就必须由你自己来感受、体验、思考、鉴

赏、评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本社会、本民族的事，是不能完全由外国的理论家、评论家来越俎代庖的。

以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行为而言，对外来文化如果只停留在单纯的译介阶段，民族的社会文化接受过程与积累过程，实际上只进行了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只经过了单纯译介这一道工序的外国文化，在本民族的文化建构上，不过像漂浮在水面的一层油，并未溶于水。只有对国外文化作了一番鉴别、研究、解析、诠释、评论，真正经过咀嚼，进行了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才能真正作为一笔财富，一种滋养融入本民族文化积累机制。只有完成了这样一个全过程，才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神交”。

为了促进、提倡对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研究，我们几年前就有意在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的范围内创办一套文丛，然而，由于近些年来，学术出版甚为困难，这个意向一直未能实现。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出于对中法文学交流的热情，继大力赞助《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的出版之后，又对本项目予以支持，才使这个文丛得以问世。

这个文丛虽然是中国学人的一块小小的园地，但我们希望它有广阔开放的精神空间。

它之广阔开放，意味着科学无禁区；意味着以实事求是、不带成见的态度对待法国 20 世纪文学领域里的一切思想倾向与意识形态，意味着不囿于固有的美学标准，不局限于狭隘的美学趣味，不把

美学上的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形式尊奉为至高无上、君临一切；意味着批评方法的多样化，视角观点的多元化；意味着各种意见、各种观点、各种倾向的共存共处；意味着文体与风格不拘一式。

正因为《文丛》是在对法国 20 世纪文学研究不够充分的基础上起步的，所以我们不敢对它的水平与作用持过份的奢望，只要它能起到一些倡导的作用、积累的作用、推进的作用，就算是完成了我们创办的初衷。

《文丛》期待着本学界同道的合作，期待着读者的支持。

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柳鸣九 谨识

1997 年 11 月 1 日

自序

这是我继《凯旋门前的桐叶》（三联书店版）与《塞纳河岸的桐叶》（社科文献出版社版）之后的第三个“桐叶集”。

三个集子的内容，都是对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评论。既然头一个集子取名自“桐叶”，后两个集子也就只好加以套用了。至于凯旋门、塞纳河岸与枫丹白露三个不同的地名，并不意味着内容性质的区别，只不过用来作为三个集子的不同标志而已。反正三个地方全在巴黎。

关于这些“桐叶”的由来——我为什么进行这样一个规模的采集以及后两束“桐叶”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列入“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的经过，我在《凯旋门的桐叶》与《塞纳河岸的桐叶》二文集的自序里，都已经分别作过说明，为了省去本书的读者追查线索的麻烦，我将那两篇序附在本序之后，作为补充。

1999 年 10 月

《凯旋门前的桐叶》自序

近年来，各种新的批评方法、批评术语纷纷被引进，文化理论界对文学的评说，新招迭现，层出不穷，论文学者，言必称主义、潮汐、形态、边缘、实验，似乎不论主义，就与哲理高度无缘，不巡游在边缘上，就深入不到文学的核心真谛，不讲颠覆的语言实验，就探究不到文学的真义，相形之下，对作品本身切实具体的研究与评析，愈来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那是一种过时的玩意儿。

我倒是，近年来所写的关于 20 世纪文学的文章，偏偏很少谈主义、新潮、边缘、实验，而是谈一个个作品、作家，即使涉及那些新的理论领域，也是通过谈具体作品有所涉及的。这似乎有点“逆潮流而动”，也许，就像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了。

我之所以这样做，一个方面的具体原因，是我要为“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写序。这套丛书计划 70 种，已经出版了 63 种，要算目前国内惟一套巨型的当代国别文学丛书。创办时，受到了出版者与几位友人的“挑唆”、“怂恿”。我居然萌生了

“七十种书的序言均出自主编之手”的“非分之想”。蚂蚁啃骨头。时至今日，除三四种外，骨头总算给蚂蚁啃下来了，形成了几十篇序言论说一百多部 20 世纪法国文学名著佳作的小气候。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与我的研究观有关，这个原因可以说是更主要的，决定性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过：“文学的发展过程，根本上说来，就是一部又一部、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流通的过程。文学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作品出现史。离开了作品，就没有文学史上的大家，就没有文学史上的流派，就没有文学史上的方法与主义，就没有文学的阶段与分期。作品的研究是作家研究、流派思潮研究、主义方法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等一切研究的基础。”我这个思想的形成由来已久，它对我的研究道路很有些影响：大学毕业后，我原是被分配去搞西方文论的翻译与编辑，并专攻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艺批评史的，正是由于上述思想，深感自己对作家作品没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在文艺理论问题与批评史问题的研究上真弄出点东西来，我才转向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作家作品研究的。

如果说，作品研究和文本研究确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那么它对我们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就更是当务之急了。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就愈来愈多地接触、认识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佳作，时至今日，对外国 20 世纪以前的文学，已经咀嚼、体味了一个多世纪，但对外国 20 世纪的文

学的接触，认识却要少得多。民族灾难、战祸纷争、社会动乱、自我折腾，使得中国人在这个世纪无暇及时追踪外国 20 世纪文学的发展，即使社会条件允许追踪一时，也完全是在政治道德要求与意识形态戒条的禁锢之下，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才得以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下接触与评介外国 20 世纪文学。但这时，已经是 20 世纪的末期，离本世纪西方文学结束自己的行程已经是为期不远。人们不无尴尬、不无困窘地发觉，真正认识它还没有开始呢，或者说，只刚刚对它有了一点了解与认识，而总结它、梳理它、对它作整体研究的巨大课题，就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要摆脱这种认识上尴尬与困窘，方便法门还是有的，外国人早已对自己 20 世纪的文化文学进程有了深入的思考、研究与总结，而且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体系、新的学科学派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有拿来主义传统的国内文化界满可以自主选用，俯首皆拾，甚为方便。在外国的事物上，外国人当然更权威，而且理论形态新，对睁开眼睛向外看的中国文化人士的强烈的吸引力是不在话下的。这便是近年来新的理论学派、批评流派大量引进的原因，它说明了我们认知上的渴求与对当代世界文化作总体把握的急切。

这本来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很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好事。不过，应该看到，当代世界的文化新论、文史新总结、新思潮、新方法都是从当代世界文学、艺术等精神实践中概括、抽象、引伸出来

的，都是以当代文化艺术实践的新成果、新发展为基本“数据”、为范例引证的。如果没有法国的“新小说”与欧洲的荒诞派戏剧作为援引，“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只是沙滩上的建筑、无根的空谈，如果不是对各种有关学科先有切实深入的研究，就谈不上有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沟通融汇的新文化批评方法，即使是 20 世纪以前的文学材料与文本，仍然也是 20 世纪新批评方法赖以建立的基础或借以阐述的范例，如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之于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体，都德的短篇《金脑子的传奇》之于叙述学方法。

所有这些实际情况充分表明，如果要对当代世界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有具体的认识、整体的把握、历史的总结，仅仅借鉴参照、引述国外已有的总结、理论、主义、方法是不够的，而必须对当代世界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实践中的那些原始的现象、具体的成果、独立的作品进行研究与分析，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无一偏废，相辅相成，建构出我们对当代文化科学理论完整的体系就指日可待了。正因为后一个方面的研究作的不够，高层次的书刊上也出现了这样令人费解、像夹生饭的论断：告别萨特，拥抱“新小说”，后现代主义是特殊形式的现实主义，等等……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文化建设、文化积累的大工程、大项目，在科学研究日益精深、学科分工日益细致的今天，它只靠一个人或几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必须靠一些人、一批人才能完成，有从事当

代动态跟踪的，有搞理论学说引进的，有专事名著翻译的，有精研精神样品的，有作文化标本解剖的，有致力于边缘开拓的，有作综合比较的……

“皓首穷经”，这是对读书人生涯不无怜悯意味的描绘。果真能“穷经”，皓首倒也很值得，可惜“皓首”之时，并不能“穷经”。人太渺小了，而对着愈掣愈高的那些文本、书籍、经典，只有兴叹与遗憾。我深感自己力量的微薄，深知在社会性的文化积累工程中，我只是一个极其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70年代末期，我接近完成三卷本的《法国文学史》时，自己就基本上打定主意，这部书暂只写到19世纪末为止，20世纪部分就不写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以及整个学界对19世纪以前的文学还算比较熟，对20世纪文学则还不够熟，有不少若明若暗的地方，如果只写一本“简史”（此类读物往往主要是开一大批作家作品的名单），那倒不难，但要写一部对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有一番切切实实的介绍、有一些自己的独特分析与论述的像样的文学史，那在学术上还准备不足，为了做些弥补，我从那时候，陆陆续续主编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论丛”、“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三大项目，意在从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品译介三个方面着手，扎扎实实为20世纪文学研究提供系统资料，参与社会性的文化积累。

近年来，我所写的关于20世纪文学的文字，大多数就是围绕以上三个项目，特别是“法国20

世纪文学丛书”，在读书、选题、翻译、看稿中的心得与感言，大部分以序言的形式发表，这就是这个集子与前一个集子的由来。这里虽然涉及的作家不在少数，但比起像个茂密树林的法国当代文学而言，我所采撷的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叶片而已。

至于这个集子之所以题名为“凯旋门前的桐叶”，则是因为我一回忆起巴黎，耳际总会响起林荫道上千万片桐叶发出的和声，沁人心扉的和声。

要研究这座郁郁葱葱树林的整体生态吗？不妨先采一些树叶看看！

1997年7月2日

《塞纳河岸的桐叶》自序

近十年来，在我所做的事情中，主要的一项是“采集叶片”。

我在前不久出版的《凯旋门前的桐叶》（1998年三联版）中，把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名著、杰作，比喻为“桐叶”。我的“采集”，就是选辑、观赏、摩挲、鉴定直到最后作评，一旦完成“作评”这道工序，我认为才是真正完成了我的“采集”。我觉得，如果不对各种类型、各种性质、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叶片进行这种“采集”，就不可能对20世纪文学这一座郁郁葱葱树林的整个生态有准确的认知，就没有条件谈论20世纪文学的潮流与发展、宏观与格局。

我近10年来的“采集”，积累了将近百篇的叶片标本，紧接在《凯旋门前的桐叶》之后，现又编纂成册，既然都是法国20世纪文学的“叶片标本”，与其名之为《桐叶二集》与《桐叶三集》，不如套用前例，名之为《塞纳河岸的桐叶》与《枫丹白露的桐叶》。

这两个集子列入《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出版，则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的好意与支持，《文丛》原是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赞助的项目，由法方每年向出版社对两本入选《文丛》的书稿提供资助，以弥补学术出版在经济上的亏损。此次社科文献出版社出于对发展人文学科的热情支持，主动破例增加《文丛》的出版名额，特别优待敝人拙著，不列入法方资助的范围。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文化学术领域，人文价值失落的今天，如此不计较经济利益，促进文化学术出版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

1999年5月

目 录

自 序	1
附一：《凯旋门前的桐叶》自序	2
附二：《塞纳河岸的桐叶》自序	8
小说中主人公的非人化倾向	
——《火线》及其他	1
普鲁斯特传奇	
——《寻找失去的时间》	10
人性的沉沦与人性的窒息	
——纪德：《背德者》与《窄门》	29
20 世纪心理现实主义高峰的启示	
——莫里亚克的小说	42
对男性上帝的报复	
——柯莱特：《流浪女伶》	52
20 世纪圣徒文学的一个标本	
——贝尔纳诺斯：《在撒旦的阳光下》	63
打开教士的心扉	
——贝尔纳诺斯：《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	75

20 世纪流浪汉体小说的杰作

——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 87

田园牧歌传统中的超前性新意

——吉奥诺：《山冈》…………… 102

20 世纪文学中少见的英雄塑造

——吉奥诺：《屋顶上的轻骑兵》…………… 111

超越于死亡之上

——马尔罗：《王家大道》…………… 118

中国革命与马尔罗哲理

——马尔罗：《人的状况》…………… 133

变位法的奇效

——埃梅：《变貌记》…………… 152

一颗早慧失落的流星

——拉迪盖的两部小说…………… 161

一份真实人性的形象资料

——尤瑟纳尔：《一弹解千愁》…………… 173

异国情调、东方色彩之今昔

——尤瑟纳尔：《东方奇观》…………… 182

娜塔丽·萨洛特与心理现代主义

——《天象馆》及其他…………… 192

没有嫉妒的“嫉妒”

——罗伯-葛利叶：《嫉妒》…………… 221

艺术中不确定性的魔力

——罗伯-葛利叶：《去年在马里安巴》… 234